



一部秦岭风土人情的恢宏长卷

——读《秦岭记》

杨瑞芳/文

不久前，在新华书店畅销书专柜购买了一本贾平凹的《秦岭记》，我用了一周的时间，在一个秋阳的午后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本，意犹未尽，书中一个个秦岭里或真实或虚幻的故事浮现在眼前……

贾平凹的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讲述秦岭中人与自然的57个故事，其中有山川里隱藏着的万物生灵，有河流里流淌着的生命低语，还有万沟坎褶皱里生动的物事、人事、史事。书中既写秦岭的天文地理、村落山民、鸟兽虫鱼，也写花草树木和人生之悟。

从事文学创作近50年的贾平凹，是从陕南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从小对自然万物充满好奇。他青少年生活的地域算是秦岭的一部分。他的创作中，对自然有着细腻的表达，如《浮躁》《商州》《高老庄》《怀念狼》《古炉》《山本》《秦腔》等。而《秦岭记》是贾平凹对自然的敬畏和人性的感悟。

笔记体小说作为一种文体，以其灵活的体例、传奇的故事、深刻的寓意不仅得到作家的青睐，同时也受到读者的喜爱。在这种笔记体小说中，作者可将嬉笑怒骂、端庄诙谐融为一体，描绘山川野趣之景，描述虚幻传奇故事，发泄胸中不平之气，尽抒一己之情思；读者也可在作者的或长或短的文字中，神游山川大漠之胜景，体验故事之玄妙，品味人生之不易，思索生命之价值。

小说57个故事的主人公有山川河岳、庙宇灵窟、树精石怪；有长人脸的獾、移炸药的狐、通人性的狗、会说话的鱼、看见别人梦境的人；有高僧大德、良医匠人；有仗义之人，也有屠狗之輩。但是，如果细细品读，会感觉作者在描写这些志怪传奇的时候，其背后是用隐喻或白描的手法，展现世间、人间、世事之百态。如小说中白又文看到了村里人的梦，得出的结论：“梦是现实世界外的另一个世界，人活一辈子其实是活了两辈子。”对于梦醒后充满疑惑的我们，值得

去思索小说中作者借草木之事隐指世间之真理。桦树夫妇的故事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聪明人”反受己害展现得淋漓尽致；驼背梁后人家翻修老屋剩下的沙土上长出的草苗与树苗一样被铲除的结局，告诉我们，一样的平台、一样的环境，不会因为树苗的高傲而改变结局。

《秦岭记》里有秦岭的天文地理、轶闻琐事、风土民情和生活况味，满溢贾平凹对故土的情感温度，书中篇篇故事更是充满言外之意，字字句句透露弦外之音，荒诞、魔幻的叙事背后是严肃的社会思考、人性透视和生活哲理。

世相百态，尽现书中。在阅读《秦岭记》时，可愤愤不平，可会心一笑，可心酸不已；但不能忽视书中所传递的“遵从自然，违者必报”的思想；不能忽视对世间有贪婪之人、歪门邪道之人的规劝。读完《秦岭记》，书中的一个细节、一个人物、一个事件如还能在读者的脑中盘旋、心中默念；或者在读者破解难题时被想起；或者在闲暇时刻能够将书中的故事讲述给别人，让众生所知所道，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意义所在。

《秦岭记》先后读过两遍，每一次阅读都有一种全新的体悟。它既是虚构的，又是纪实的。秦岭之大，磅礴千里；秦岭之美，钟灵毓秀。可以说，中华民族最引以为傲的古代文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座朴实无华的巨大山脉。读《秦岭记》，能引领人们的思想境界向高处走，可谓乐事，堪称好书！



心有所念 情有所寄 ——读《人间有所寄》

甘武进/文

“我的老妈妈呀，您亲手给我买的伞，27年来为我遮风挡雨，我却没能保护好您晚年的行程。如今您的伞还在为我撑着，您还是我精神上的保护伞，让我永远在您的手臂下稳步前行。妈妈，您永远活在儿的心中……”翻开《人间有所寄》这本书，作家周纪鸿的母子情深令人动容。母亲去世后，伞也坏了。有形的伞不在了，但母爱这把无形的伞，永远撑在了作家的心中：心有所念，情有所寄。

本书是王蒙、肖复兴等46位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实力新人联手创作的解读“人生幸福，寄于有所深情与热爱”的散文集。作家们的文字真切感人又富含哲思的文字，分享生命的种种有情，让我们明了：人生的安静与从容，丰盈与幸福，在于对身边的人、事、物保持深情与热爱，每一次孤独或悲伤来袭，都赖这些温柔且坚韧的力量，为我们抵挡。

在刘亮程的文字中，我们读到新疆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大盘鸡佐酒，一轮接一轮地喝，从黄昏喝到月亮西沉至鸡叫天明。刘亮程说：“多少年后我还喜欢在路边的饭店吃饭，望着往来车辆，想找到年轻时的那份忧伤。我二十多岁时，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想望见四十岁、五十岁的自己，到底走到了哪里。如今我年近六十岁，知道已走在人生的远路上，此时回头，看见二十岁的自己还在那里，我在他远远地注视里，没有迷路，没有走失。”

李修文因写剧本，曾住一个偏僻的村庄，与山桃花为邻。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看着破旧窑洞，他决定离开。当他穿越山谷时，发生泥石流，山桃花被连根拔起。在漫天的尘雾和雪粒子中，他目睹了一场生命的奇

迹：“就在我埋首在那一朵花面前时，更多的花，一朵一朵，一簇一簇，像是领受了召唤，更像是最后一次确认自己的命运，哗啦啦地开了。”李修文改变人生的看法：我又看见我的窑洞，我的鼻子一酸，干脆发足狂奔，跑向了我的命运。

“还好，你的眼泪是年轻的，所以清澈，一点都不混浊。滴到我的手背上，也砸不疼我。年轻人的眼泪啊，总是来去自如，多好，像任性的小顽童，前一秒嚷嚷着离家出走，后一秒将妈咪拦腰抱紧……”朱玉成的文字读来一如既往让人感动落泪。虽然父亲老去早已记不清与儿子曾经的对话，但作者也正在老去，他会替父亲珍藏：年轻和衰老的标志，一个是对远方翘首以盼，一个是对故土念念不忘。

对人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与去处，是万千隐者在这眼下这一刻的隐形伪装之所。韩少功说：“就因为这一点，我在无人之地从不孤单。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破船以及石堰的遍地应答。”肖复兴说：“你和它们似是而非，它们却魂灵附身于你，为你遥远的记忆和远逝的情感点石成金，化作一幅画、一首诗、一支曼妙无比的歌——即使你根本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时过境迁后，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才会水落石出一般清晰地显现，且走出了它们本身。

书中关于亲情、故乡、回忆等日常生活，对普通人来说或许只会撩起大家内心的波动，或许会博人一笑，但对作家而言，这些极好的生活素材中蕴藏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把感情寄托在文字里，将热爱与深情在笔下信手拈来，不经意间总能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人生幸福，源自心有所念，情有所寄，寄于所有的深情与热爱。

刘敬/文

“胡学文满怀爱与理解，构建起一条复杂而漫长的心灵隧道，深切触摸着多重角色身份中的生存悖谬和人性的尖锐划痕。”近阅胡学文中文篇小说集《逐影记》，一时感慨万端，遂想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授予胡学文时颁奖词中的这句“专业评论”，权且厚颜援引，充作“个人心得”。

《逐影记》一书共收录了5部中篇小说，皆是作家近年来发表于各大文学期刊的力作。较之以往，这5篇作品一方面保持了其质朴而深邃、冷静又犀利、荒诞却真实的叙写风格，另一方面，同样是聚焦社会中平凡的“小人物”，在“鸭梨山大”的生存境遇里，为突显他们内心的惊惧、纠结、痛苦、挣扎与抗争，以及在命运无常的翻云覆雨之手的拨弄下，他们被异化的精神困境，他们的怯懦与隐忍、苟且与坚强、愤激与彷徨等，作家一直在寻求新的突破，于静水流深的描摹间，匠心独运地给予智慧的观照与美学的创造，委实难能可贵。

乡村，小镇；米粉店，派出所。2002年秋，2000年夏；2002年秋，2000年夏……两个时间段，蒙太奇式地交叉循环；三个主人公，阴差阳错的命运纠葛。简言之，这便是首篇《逐影记》的“三要素”了。且说马远，一个乡下汉子，既是大姐的父亲，也是豆豆的姥爷，只是时而清醒如常人，百事可做，时而脑袋如灌泪水，万事“拎不清”。再说米粉店老板安娜，也是小镇的“另类尤物”，米粉确是美味，但循味上门的食客却各怀心思，以致流言蜚语訇然若垃圾堆上的蝇群。两个人物两条线，貌似

毫不相干，却因米东清这个离异单身、被迫四季值守于小镇派出所的人民警察而串连起来。在一桩桩一件件剪不断理还乱的琐碎的庸常的繁复的报案、处警、讯问、访查、救援等事件过程中，作家通过对米东清的主观意识、内心思索、情感变化及动作语言等方面的出色描写，巧妙地将几个人的人生轨迹交叠缠绕在一起，可谓天衣无缝。故事虽短，却能让人触摸到人物的体温，感受到脉搏的跳动，细觉出情绪的起伏……

相较之下，次篇《白梦记》的主角依然是“小人物”，不过却充满了悬疑色彩。老实巴交的农民吴子宽，极欲探明儿子吴然过失杀人的事件真相，然而，他虽处处谨慎，却又步步迷雾，随着各种各样的“蹊跷事”接踵而至，让他直如坠入一场没有尽头的白日梦，清醒又惶惑，侥幸又犹疑，郑重又滑稽……作家不动声色，却运筹帷幄，以层层悬念、串串疑问构成小说文本内在的强劲驱动力，自然而然地为后面情节的发展推波助澜，让人亦步亦趋，不忍驻足。“所有那些无缘经历的生活，无从认识的人们，无法体验的生命，遍布各地。这就是世界的本相。”你我皆为“小人物”，执卷而读，大家都曾实实在在地化身为吴子宽等人一回：震惊、欣喜、困惑、担忧、焦虑、无奈……是的，这就是答案了，这就是原味的生活，这就是世界的本相。

胡学文尝言，“我更愿意称自己的叙述对象‘小人物’，而不是‘底层’。我注意到这种小，同时我更注意小这层外衣包裹着的大，那种心的宽阔让我着迷。”纵观《逐影记》，除了以上2篇，其余几篇同样给人带来了那种人之“小”后

心之“大”的无尽冲击。

《丛林》在顺叙中时时辅以插叙，峰回路转，清波回旋，既设悬念，又埋伏笔，在浓郁的生活气息中，将宋刚这一“强者”竟无法摆脱“弱者”金枝的焦虑之态摹写得淋漓尽致，“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丛林中仿佛不再灵光。可貌似完胜的金枝，不样时处处被儿子贵祥牵着鼻子走？……生活原就是一张网，无形而巨大，柔韧又冷漠，我们每一个人，终有一天，都要直面自己是条“鱼”的现实。

至于《内吸》，则以含而不露、虚实相间的叙事，传神地再现了由于种种社会“潜规则”带来的信任危机，导致重重焦虑化成了一支支无形的药剂，铺天盖地地喷撒向黄萍和马伸等人——作家或有拟物之意，他们恰似被施以“内吸”之法的一株株植物，看起来逍遥无拘，实则焦虑蚀心，任由摆布。作家深谙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笔墨虽简省，内涵却丰厚，情节留白处，读者自能“对号入座”，批判的锋芒直指社会现实。

最后一篇题为《去过康巴诺尔吗》，有趣有味，冷笑话一般，让人恍然一笑复深思。文中的康巴诺尔湖无疑是“我”心灵暂栖的最后一片“净土”，那些濒临灭绝的遗鸥呢，则成了“我”的精神寄托。作家慧眼独具又深怀悲悯，欲以草根人物的悲欢忧惧折射时代的发展变迁，语言沉郁而灵动，偏又隐而不发，以截取广阔生活横断面的形式，快刀斩乱麻，万千意蕴只待读者自己去“脑补”。

掩卷，闭目，这几个关于小人物的故事遂自然融汇成多声部的交响，侧耳倾听，竟是那般铿锵、雄浑与壮阔，而由此引发的思考与对灵魂的叩问，也一直在路上……